

無聲的童年

鮮少提及兒時的過往，那是因為每當回憶起從前總不禁潸然淚下，不知一個小小的孩子為何要背負數不盡的傷痛！我決定寫下這段過往，是希望能幫助到一群與我一樣低口語的孩子！

他們不發聲，不代表他們沒有情感！

他們不發聲，不代表他們智商低！

他們不發聲，不代表他們可以被漠視！

每每想到小時候被人嘲笑、打罵，直至今天回憶起那段不堪的往事，我的心仍然哭泣。往事一幕幕宛如把我拖回了多年前的景象，把我陷在恐怖的夢魘裡不可逃脫；在我寫作的當下，我仍然恐懼不已。分享這段罕為人知的過往，是為了想替一群無聲的低口語孩子發聲！

打從幼稚園起，我就是那種可以被一眼看出，好欺負的孩子。大家常一起打我、罵我！等到我反擊，他們就找來老師。於是這樣一個被欺負的孩子，就成為班上最頑劣的小惡魔，只因他不能為自己解釋，所有的情況都是由口語能力佳的孩子描述經過，扭曲是非！即使我現在年紀大了許多，依然找不到好的處理方式，每每有同學欺負我，我也只能默默承受。把我的經驗、把我的滿腔熱淚當負面教材也好；罵我、同情我也罷，怕這群無聲的孩子在我的沉默下被遺忘了！怕我的生命中留下遺憾！

一切都會過去，臉被打了，傷口也會癒合；臉被打了，腫脹也會消失；但是心靈的傷口慢慢在深處腐壞，沒人會注意到！小小的我不知道該如何自處，回家就只會哭鬧，打爸爸媽媽發洩情緒！他們只覺得我是一個頑劣不堪的孩子，為我流盡了眼淚，卻也無力改變我……。

我的幼稚園階段就在淚水中度過；不是在幼稚園中哭鬧就是在家哭鬧，是一段塵封已久、我從不想觸及的往事！

進入國小後，膽小的我把老師當作後盾，因為是班上最小的孩子，老師自然比較保護我，我在特教班的待遇因此獲得了改善。換了老師後，膽小的我總是躲在老師身後，她會保護我不成為人肉沙包。總是第一個衝到白板上圈出正確答案的我，每每得到老師的讚美。我漸漸知道自己不笨，只是口語能力不佳，鮮少有機會展露自己的長處。打從那時起，我蕩然無存的自尊開始慢慢重建，收拾起悲傷的情緒，我漸漸發現自己不但能學習，而且有極佳的記憶力。老師說過的話、教過的書，就

像是刻在我的腦海，我可以一字不差的記得，奇怪的是，我卻記不住日常的庶務，不知我的大腦究竟是如何運作？

儘管我的日子跟幼稚園相比已經改善了不少，但是我氣的是我有口不能言，光是懂那些知識有甚麼用？光有聰明才智有甚麼用？清楚的腦袋彷彿是上帝給我更大的詛咒，我若真的笨、真的不多想，日子一天天也就過了，但我無法不想，每天有那麼長的時間我都無事可做，閒來無事的我不胡思亂想又能如何？

我想著父母將老去無力照顧我、我想著我沒有能力照顧老邁的雙親、我想著有一天我流落街頭無所依靠、我想著辛苦的未來我將如何獨自面對？樁樁件件都讓我無法成眠，轉念是人生不過數十載，又何必心心念念著將何去何從呢？漫漫長夜我常獨自哭泣，因我看不見未來。我像是被無盡的黑夜吞噬找不到出口。

反反覆覆想著不想活下去……

反反覆覆希望這只是場惡夢……

反反覆覆祈禱著明天不要來……

反反覆覆追問，我是造了甚麼孽，為何我的今生即地獄？

俯伏在我負面思想的是懵懂無知的我、俯伏在我負面情緒的是茫然無助的我、俯伏在我負面思維的是戀棧親情不捨父母的我、俯伏在我負面意念的是想不開但又沒勇氣尋短的我……

反正人生不過數十載，又何必想那麼多呢？

國小無助、徬徨、無語，伴隨著感官困擾的我，就這樣結束了我的國小生涯！

我的國中時光也是交織著無盡的辛酸與苦難，班上情緒障礙的孩子時常趁著老師不在時揍我，不能言語的我只能默默承受這一切！分享我的經驗，揭露我不堪回首的過往：只希望我這樣的孩子能被好好對待！

臉我是不要了，只希望明天的無口語小孩能更樂觀！

臉我是不要了，只希望想多的弱勢孩子能受到憐惜！

臉我是不要了，只希望這群孩子的心聲能被聽到！

點點滴滴，都讓我對現今的教育制度感到不滿，滿腹的委屈無處訴，我們只是群無聲的弱勢孩子，無法為自己受到的委曲伸冤！不盡其詳地解釋清楚我的想法、

難處，都只是為了讓大家能更了解低口語自閉症的孩子，了解他們的真實感受與需求，從而更能幫助他們！

其實，特教班應該分得更細，不該把所有類別的孩子放在一起，因為每一種類別的孩子表現出來的狀況不同、需求也不同。例如腦麻的孩子需要肢體的協助，老師可能需要更多的輔助，幫老師照顧到他們的需要；有時老師可能需要協助餵食，如果人手過少，就要丟下其他也很無助的孩子。例如帶情緒障礙的孩子，可能要讓他們在運動場上多運動，釋放情緒，否則無法宣洩的壓力容易轉為攻擊行為。但凡我待過的特教班，情緒障礙孩子幾乎都會欺負無口語孩子，因為他們平常情緒找不到出口；無聲的我就成為他們下手的目標，反正我也不可能告訴師長，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，因為無口語者通常伴隨著低張的問題，手腳也較無力，所以打架多半不在行。想想不欺負無口語孩子又要欺負誰呢？班上同學也鮮少敢把霸凌的經過說出，因為欺負人的孩子日後會扁告密者。衷心希望，像我這樣低口語的孩子不再被欺負了！

霸凌的存在是因霸凌者得不到應有的懲罰而變本加厲。

只希望低口語孩子的苦況能被注意到，把我的淚水化為力量，希望這類霸凌事件會減少。滿心渴望想法能受到重視！

一路走來，我真是辛苦啊！除了面對學校欺負人的惡霸，還要面對惱人的感統問題！

試著把我的感覺形容一下：

反反覆覆有一種快要被水淹沒的感覺。

反反覆覆覺得自己漸漸麻木，要用一甩手確定知覺還在。

反反覆覆覺得自己要掉進萬丈深淵，要不斷搖晃椅子免得被吸進地裡。

我像是被困在一台故障的機器裡，想逃脫卻逃脫不了！將我的感統問題用具象的感覺形容，是為了讓大家了解，為甚麼自閉症者有那麼多的怪異行為。

反反覆覆，滿滿的不舒服感隨時像洪流襲來、淹沒我。所以練習減敏是相當重要的！

反反覆覆，緩緩一點一滴增加各種感官刺激。

反覆並不厭其煩的教導，都能使自閉症者改善感統的困擾。練習提升負荷感統超載的能力，是相當有助於消化周遭訊息的。醒目的行為問題在感統警訊消除後也能恢復平靜。我的感官系統的機制顯然是異於常人的。

我的耳朵也是極其敏感，憶起小學時混亂的舞蹈，伴隨著擴音機那一端震耳欲聾的音樂聲，讓我感到無助與害怕。別人的樂聲，卻是要刺穿我耳膜的利刃，反反覆覆，周圍的聲音顯得太尖銳刺耳，我只能摀住耳朵，減少自己驚慌的程度。

我的眼睛同樣也難以對焦。

反反覆覆，我看不清眼前的景物；

反反覆覆，我只是憑著模糊輪廓去辨識周圍的人事物；

反反覆覆，我要透過聞氣味，得以知道周遭的人今天是否一樣；

反反覆覆，講著別人無法理解的言語，實際是想表達我心中的想法，但就像是被下了禁語的咒術，話到了口邊都成了難以理解的自言自語；

反反覆覆，想著我的膽子要大些，但到了臨場我的身體卻出賣了我，總是臨陣退縮裹足不前；

反反覆覆想把話說出，卻表達出相反的意念；

反反覆覆，膽怯退縮失去練習機會，只因機會是給自告奮勇的人，決定權往往不在我。

感慨的是我的身體似乎永遠難以駕馭！

我練習打字的經過，也不是一蹴可幾。練習將腦海裡的想法轉化成文字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！媽媽陪我打字一打就是好幾年，彷彿將我的文字潛力激發出來。任何小小的進步都要以「年」為單位計算。從來就不知我們的時間與努力是否會有回報，只能拿出笨功夫，期待不求回報的努力，祈禱著有開花結果的一天。幾年的歲月悄悄就過了，練習的腳步不曾停歇，豈知我終有學會打字表達之日！緩緩的進步總在沒留意時悄悄到來——不是幸運，而是多年的灌溉終於發芽結果了。儘管打字的速度慢、效率不高，一樣能將我的心思意念表達清楚，至少我也能與人做基本溝通，讓父母瞭解我。這項技能馬上把我從無人理解的狀態變為擁有某種另類語言的孩子。練習文字表達也很快成為我喜愛的活動。透過文字，父母看見一個嶄新的我、一個內在情感豐富、思想成熟，勇於夢想的我！

與大家分享我的夢想，對我而言是相當有難度的：我想去德國留學！這個夢想來自我難忘的旅行經歷：一踏上德國的土地，我的感官像是茅塞頓開，有一種從未經歷過，全身舒暢的感覺！我的呼吸不再費力了，我的感統變得輕鬆了許多。德國人對身心障礙者也比較友善，不會眼睛圓睜睜的瞪著我看。待在那裏的期間，我甚至覺得自己有可能學會說話，鮮少有那麼震撼的感受！從此到德國留學的夢想在我心中紮根。

坦白說，膽小的我想去德國留學似乎是天方夜譚，得學習的事物相當多。舉例：我得學德文、得學會通勤、還得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起居。趁著現在還有時間，我要把這些困難元素一一拆解，慢慢一點一滴地克服，挑戰那些橫在眼前我目前能力還尚難達成的事。這個夢想激活我這多年不敢再夢、不敢再想、漸漸枯乾的靈魂！我願意為夢想付出一切的努力！